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駟政

太祖初年。兵馬所在屯聚放牧。而京師有典牧所。洪武六年。朔寺以統牧監。時已行戶馬之法。既省牧監。始責成有司。京師所統。惟江南北。而天下馬無太僕處。猶軍衛屯牧。末年。置行太僕寺。

行戶馬之法

成祖始設苑馬寺。戶馬之法。一牡四牝為群。群有群頭。五群一長。一群長有獸醫二三人。府置通判。州置判。縣丞或簿。衛指揮所千戶或百戶。皆專主馬

運茶易馬

政。而寺丞十二。以其地分統之。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而買補。印俵。禁約。比較。關換。此今太僕馬政之大凡也。洪武二十一年。禮部主事高惟善言。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宜悉免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易番馬。比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番民歸市。必衆。巖州既置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洪武二十三年間。江南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一戶。養一馬。至是。詔增江北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

江南江北
養馬

寺。江南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令艸地牧放。江北戶加給鈔三百貫。種馬不足。別市以補其數。正從馬匹。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非態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例。是歲撒馬兒罕回。回捨怯兒阿里又等。以馬六百七十匹。抵涼州互市。

永樂元年

上諭兵部曰。馬政重務。今畜牧之法。廢宜爲定制。以責成效。兵部議奏。每壯馬一。配牝馬三。牝馬歲育一駒。壯馬。駟馬。許軍士騎操。而非有警。亦不許非

重大調發馬皆不得差遣。

設馬市

相擇畜馬之地

設馬軍民牧養

命太僕專其政。非太僕所屬。都司衛所委官董之。每
年比較具實以聞。四年設遼東開原廣寧馬市。二
命千戶答納失里主之。勅西寧侯宋晟左都督何
福江陰侯吳高相擇甘肅寧夏山西近邊可畜馬
地。諭之曰。朕欲馬蕃息。思有二策。一欲畧如朔漠
牧養之法。擇水艸之地。其外有險阻。用數人守之。
縱馬其中。順適其性。至冬寒艸枯。聚而飼之。一欲
散與軍民牧養。設監牧統之。二策孰善。宜條畫以
聞。於是江陰侯吳高奏言。大同東北猪兒庄。西至

雲內東勝外有赤山榆楊壘。白關隘可守。東西險
阻。其內延袤四百餘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然屯
種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農。謹上地圖。

設苑馬寺

上覽而是之。是年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
遼東二苑馬寺。六年。勅甘肅總兵。凡回回韃靼
令嚮馬於甘涼州。及千匹。則於黃河迤西蘭州寧
夏。勿令過河。七年。

嚴茶禁

命戶部嚴邊關茶禁。先是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
四川。聽西番以茶易馬。

洪武末年。既遣曹國公賚金牌往西番。凡用茶五

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初上懷柔遠夷。遍增其數。繇是市馬者多。而茶禁少弛。碯門茶馬司。用茶八萬三千五十斤。止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故有是命。十一年。令北京之民。分養各衛孳生馬。十三年。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議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十四年。楊砥言。北方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每十馬立群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蠲芻糧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

衛。土地寬廣。水艸豐美。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匹。子粒免半。

上命併蠲其子粒。十五年。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奏。今歲兀良哈之地旱。泰寧衛指揮鎖喃等以馬千匹來易米。前此易米者。其數不多。止用馬馱。今泰寧一衛。用車二百輛。慮朶顏福餘諸衛皆來。則無以給之。况遼東極邊。守備官軍數多。每年安樂自在二州。寄住韃官俸糧。歲用甚廣。而舊定馬價高。如依舊例。則邊儲空乏。宜更議。遍增布絹中半市之。

十七年以馬益蕃。

命薊州迤東衛分牧。都督僉事吳誠。兵部尚書趙珩。往視口北宜牧之地。還言保定州自順聖川至桑乾河。廣袤百四十餘里。四山還遶。水艸便利。可牧馬萬匹。勅太僕寺先以千匹試之。以懷來衛軍百人分牧。都督張安尚書趙珩提督。仍定行太僕少卿一員主之。十八年革北京苑馬寺。先是悉用軍士畜馬。比調軍保安。守備馬悉散民間。畜牧遂罷。苑馬寺及其六監二十四苑。十九年太僕寺言順聖川牧養蕃息。命給懷來薊州衛各千匹。宣府

罷苑馬寺
監苑

等衛萬匹。宣德三年。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兩京并陝西等處太僕寺苑馬寺軍民牧養。至今遠者三二十年。近者十餘年。丁力消長不一。馬之增損不同。積年虧欠。賠償未及。屢蒙宥免。而愚頑得計。見在馬養之多不如法。自今宜以見馬重加均派。庶幾馬可蕃息。

永樂中設苑馬寺於遼東。置卿少卿寺丞及監正等官。至是苑馬卿方圓言遼東有行太僕寺。又有苑馬寺。今孳牧馬止九百餘匹。而官吏繁多。乞革苑馬寺。今行太僕寺領之。不惟省官而事亦有歸

一。上命行在吏部會議。尚書蹇義行在兵部侍郎王冀議苑馬舊制不可革。今孳牧馬少。留清河灤河二苑圍長及吏。苑馬寺留卿丞主簿各一員。吏二人。永寧等監監正錄事各一員。吏一人。俟馬蕃息仍舊。

五年

上駐蹕陵下於營中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爲先務。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敢怠耳。六年。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近歲畿甸馬多。嘗奏遣人於河南山東覈實民丁。請先分給濟南東昌。然欲如直隸順天府每三丁養牝馬一。二丁養牡馬一。免糧芻之半。則所免多。恐不給。請無免其糧芻。但令五丁養一牝馬。三丁養一牡馬。仍如例增設州縣馬官。尚書許廊又奏山東濟南東昌已給餘五萬四千一百八十餘匹。及順天府種馬一萬八千餘匹。

宜分俵兗州及河南開封等府。正統三年先是元年例應收馬。以民饑而止。至是行在兵部言陝西甘肅等處征哨缺馬。請交收如例。

上命與行在戶部會議。乃奏請於四川保寧等府運茶一百萬斤。赴陝西西寧等茶馬司。仍命行在大理寺右少卿陳鹵李畛赴陝西僱運官茶。

八年寧夏右叅將都指揮僉事王榮奏寧夏官馬。永樂中每年四月。於高臺寺至陸墩沿河一帶地。潤草蕃之處牧。放比至五月。移高家閘白烟墩觀音湖涼爽水冷處。近年河灘沿山艸場。皆爲總兵

勘定艸場
牧放

等官占牧私畜。或開墾成田。以此官馬。俱於馬窩墩牧放。遠城二舍。非惟馬不蕃。滋有急。亦難調遣。請勅陝西布按二司。勘定界限。置艸場牧放。爲便。命叅贊軍務都御史覆視以行。九年戶部右侍郎焦宏。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艸場。多被內官內使人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擅立窩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艸場窄狹。馬多瘦損。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姦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速改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

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巡視。敢如前侵占者。必殺不宥。

十三年。先是雲南三司。以所屬夷人差發馬。多不堪用。奏准馬一匹。折徵銀十三兩。遇有征調。給軍買馬。至是夷人各訴折銀價重。願仍納馬。

上以遠夷從其便。洪武間戶馬。江南則應天太平寧國鎮江江北鳳陽廬州揚州淮安。而北京內八府戶馬。始於永樂。其後馬日蕃。八府不贍養。則散於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故山東孳牧。自宣德四年始也。馬又日蕃。則散於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

山東孳牧

河南孳牧

河南孳牧。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北虜入寇。言者以馬遍在民間。遠或至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遂命取所在備用之馬。寄牧近京。盡以其故時種馬。給俵永平諸府。故京府寄牧。自正統十四年始也。天順元年。太僕寺卿程信按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訴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

京府寄牧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臣等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無以責太僕。

上是其言。令如舊制。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驃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爲例。謂之四戶馬。

巡視真定等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間最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以爲生。馬得以自便也。後豪右庄田漸多。養馬日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而民愈貧。然馬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賠於軍。

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于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爲今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歿未賠。將步隊軍之孱弱空閒者。領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勅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其實奏聞。仍勅廷臣會議通

皇明世宗 卷三十三
查遠年近日各項庄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所貴裨益馬政。稍紓民力。七年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彭諒奏陝西遼東洪武永樂間俱立苑馬寺。各有所屬監苑。提督軍人牧馬。蓋以備東西二邊官軍征操之用。近者官非其人。軍多逃亡。馬多耗損。徒具墻壁而已。宜有以處之。

十三年撫寧侯朱永奏。奮武等十二營出征馬。每歲于艸場牧放。止留三千六百匹。今邊驚方急。請增萬五千匹以備調用。戶部以芻豆不足。若便增

馬。不免橫徵於民。

上命增一千。如例給以芻豆。十六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比因選給西征馬一萬六千四百匹。外京營官馬止存八千八百餘匹。尚多病瘠不堪。乞令兵部於民間四戶馬內。選二萬匹。給軍騎操。以備警急調用。

十八年兵部言。南北養馬郡縣多被災。如近例。止遣御史二人。同兩京太僕寺官印記。有旨遣侯伯內臣如故。於是兵部復言。諸處水患。比往年尤甚。私產蕩然。孳生何在。縱遣重臣。徒勞無益。且甚小

民供億迎送之苦。從之。仍令明年遣官如故。

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賣種馬。兵部尚書余

子俊議養馬科駒。

議賣種馬

祖宗百年之成法。解徵價銀。乃官府一時之權宜。今若盡去種馬。歲出銀三千兩。以抵馬價。然必有種馬。始可科駒。既賣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征。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能遵欽定條例。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行事例。聽令變

賣。轉備馬價。雖有賠補。亦不曾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所據原奏。既出馬價。解京。又養不堪馬匹。半年兩次追徵。今節奏欽依事。例。明開印馬之時。除騾駒印記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騾馬羣。蓋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記。就令養戶領回變賣。轉備價銀。有該追兒馬者。照例收價。免其買補。季報冊內。開除項下作數。若如此例。則矮小不堪。已准變賣。見在喂養。皆印記堪中之馬。今謂欲以不堪馬。與民分豁。免其喂養。未審。又是何馬也。其後論

者猶以種馬爲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謂當量地大小。民力多寡。通融於見在田糧數內。起取銀若干。今水馬二站者。每年照數買馬起俵。所養無用之馬。盡行斤賣。以備買馬之用。又或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艸料民財百十餘萬。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太僕寺。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解備用馬本折二萬五千匹。民仍舊例買解。其後每有論去種馬者。兵部輒奏報罷。以爲寄養之源在地。不在貧戶。則在豪戶。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

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旣飼養於衆戶。又幫助於艸場。種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猶唐制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苟舍田而求租。舍丁而求役。未有能濟者也。又曰。法立而百弊隨之。若欲革弊。而又再更一法。又安知法久而不生弊也。孳牧之法。

祖宗舊制。可以隨宜損益。以革蠹政之害。未敢盡廢。以爲紛更之舉。言種馬之必不可去也。

弘治二年。先是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蕭禎奏。省行太僕寺官。兵部議。洪武中設陝西甘涼行太僕

皇明世宗 卷三十三
寺永樂間復于平涼設苑馬寺其屬有長樂靈武同川威遠熙春順寧六監開城等二十四苑各置官屬凡茶馬并番夷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平涼地廣善水艸馬牧常數萬匹足充邊用正統以後邊備漸弛北虜屢入寇掠馬遂日耗久之遂省同川等四監太和等十九苑今所存寺監宦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備邊之大計恐馬政遂廢請量省爲宜於是革陝西行太僕寺少卿一員寺丞一員苑馬寺少卿一員寺丞三員長樂靈武每監監副二員南京太僕寺卿秦崇言馬政四事一謂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養馬縣分先因有解納馬價事例今遂止以逐年照數徵價爲事其牧養馬政一皆廢弛萬一有警無馬濟用計各州縣原養種馬萬四百七十餘匹今兩年所報駒僅九十匹而種馬亦消耗過半加以數年種馬恐亦消耗殆盡也請行管馬官及南陵建平二縣追補其二縣請各增管馬官一員

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匹定本折色分數命分管寺丞三年一更初置十二寺丞皆以所屬居行寺成化二十年議者以官久恐滋姦弊奏二年

皇明世宗金 卷三十三
一更。至是復以御史涂昇言三年一更。蓋人情益薄。而法數變矣。自古言久任不獨守令。凡他官皆然。楊砥永樂間爲太僕。逾六年。而寺丞崔奎正統初以九年考滿。年七十二。特留用之。嚴迪劉容亦皆以寺丞三考加秩五品。仍爲舊官。後崔奎正統十三年猶爲太僕卿。蓋年八十餘矣。吏爲姦利。馭之。夫豈無道。而必曰無久任。此論之謬者也。勅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禎曰。朕惟兵戎之用。莫先於馬。而馬之所畜。必有其地。洪武永樂間陝西遼東各設苑馬寺。專領孳牧。當時官得其

人提督有方。每寺所畜官馬不下二三萬匹。供各邊之用。自正統十四年。驚擾之後。無官查考。遂至耗廢。凡遇邊方缺馬。動輒來京奏討。所費不貲。凡各寺所設官員。與其養馬軍丁牧馬艸場。視昔不減。而馬數之畜。迥異如此。蓋繫乎官之得人與否也。近因廷臣建議。修舉馬政。慮各寺種馬數少。宜先添補。已准差官賚銀一萬二千兩。前去陝西督同布按二司。委官收買種馬二千匹。交送陝西苑馬寺。領養作種孳牧。依例算駒。行太僕寺官每年照例印烙。勅至爾宜用心。提督嚴加比較。務臻

實效以裨國用。必使數十年之廢政。一朝修舉。斯見爾能。該寺官有公勤廉慎。盡心職務。事有成效者。奏來旌擢。如仍前因循廢事者。指名具奏。黜罷以示勸懲。

四年。南京監察御史吳海言。比者兵部尚書張瑩奏查南京各衛牧養艸場。悉令還官。南京各衛馬少。原額艸場數多。若盡留爲空間之區。不惟遺棄地利。抑且無益馬政。宜先儘各衛馬數多寡。量留牧放。其餘俱佃與原種軍民。照畝徵科。以備買馬之費。俟各衛馬多之日。仍將艸場還官牧馬爲便。

戶部尚書葉淇應詔陳五事。其一論御馬監內外二十四馬房。通用料二十四萬七八百萬。皆民膏血。而所養馬多老羸無用。自今遇有進馬。命選年齒中度者收養。仍歲差官揀不堪者賣銀以入內帑。則馬皆可用。而艸料不致虛。自永樂遷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往輒俵於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蓋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歲有加。太僕寺少卿彭禮言。自古牧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

民困無繇而蘇。請今定種馬之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爲定額。不復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候他用。如有倒失。卽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爲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於是兩京太僕寺種馬始有定額矣。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令給事中御史同戶兵二部清查各衛艸場。係親王者。另撥無礙地補還。退出艸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之家。俱令退出。仍立石鐫刻。四至以示久遠。諸人不得奏請。太僕寺

清查各衛
草場

卿儲罐言。臣等竊見霸州艸場地。里寬廣。水艸便利。牧地之善。惟此爲最。

陛下俯從群議。雖今母后庄田。亦宛轉上白。命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計遠處大。必不以細微之利。無益之征。而改易也。臣前在霸州。見工部官亦來按視葦箔鑱粟地。其四至頃畝。與原艸場相同。亦必艸場廢弛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爲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其地之羨餘。悉取葦箔稅。然葦箔之用。較之艸場牧放。孰重孰輕。况

草場自永樂初年。而葦箔課起。自近年。其地固艸場之地也。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乞盡蠲除。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壽府庄田。永清縣信安鎮。與霸州艸場相連。今歸三營。皇庄御馬監艸場地。俱在薊州安和鄉。今歸三千營。但恐羣蹄踐蹂。或傷禾稼。臣復委州與各庄。築周圍互易。多立封堆。以杜爭端。先今清出庄地頃畝。不下數萬。長蓄茂艸。誠足牧放。又太監陸愷奏討庄田。在定興安肅二縣閭臺共八百五十餘頃。今歸五軍營。太監覃昌奏討庄田。在香河縣口頭村孟家

庄六百八十餘頃。今歸神機營。凡此艸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畜牧戰馬。以備不虞。霸州一處。固爲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蟲。又設薊州香河閭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牧放。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三十年來。奏討無涯。苑牧幾廢。今清查以復舊額。夫事易于作始。難於保終。願自今以往。重申禁條。有侵逾及奏討者。嚴加懲治。庶私蹊可絕。而牧地永存。兵科給事中周用言。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庠。冬寒則煖之。以廐。夏炎故涼之。以庠。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

也。今霸州舊設艸場。民居稍遠。極目荒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蟲之生。噬啗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隱庇。庶幾人馬有依。臣等前至香河縣。神機營艸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興嗟。無繇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又况非覃綱比者哉。且

陛下捐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歛怨。有如此也。卽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營私歛怨。大率類此。今艸場之爲庄田者。

陛下旣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

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在皇庄。俱在牧馬之地。陛下為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土莫非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為官闈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所在庄田。繇此而悉捐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

係宣德間歸化達官任玉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饑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畧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于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間習于土俗。而精騎射者。不

皇明世宗 卷三十二
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今天下武備解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寇賊竊發。將何以禦之。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才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

技也。

議茶馬法

十五年。監察御史王紹奏。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運保寧等處茶。於西寧等茶司易馬。後此例不行。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茶充用。歲遣行人巡視。成化初。始專差監察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啓之。請自今停開中之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宜擇人整理。庶幾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馬漸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御史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議奏。尚書劉大夏奏在外寺監近年各卿佐多用謫逐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寮多易視之。故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謂宜稍更其制。行太僕苑馬寺官缺少卿。于布按二司參議僉事推補。卿則于參政副使及本寺少卿推補。陞任視太僕寺卿佐。其監苑庶官亦請用北人。素知牧馬者。則官得人而政可舉。先是李東陽嘗論茶馬云。馬者士之所

資。况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而實耗。孳息旣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族。甚或有賊殺其人者。蕃旣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于用。甚爲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

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於是方議脩苑馬。大夏薦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至陝西。奏言永樂四年初置甘肅陝西苑馬寺。寺管六監。監管四苑。其後不知何年廢罷。僅存長樂靈武二監。開城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省甘肅苑馬寺。置黑水苑于平涼府。開城縣亦隸長樂監。前所省苑地其散

在臨洮鞏昌之間。已爲軍民永業。固未能盡復。今見在監苑。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得人。畜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見養之馬。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馭。殆西方畜產土地所空。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臣嘗考之唐都關中。所置八坊四十八監。初在岐幽涇寧間。後分布河西豐曠之野。繇京度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數郡。卽今西安鳳翔平涼鞏昌臨洮諸府之地。幘廣數千里。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馬蕃盛如此。我朝定都北京。永樂四

年以陝西地宜畜牧。詔設苑監。其始規畫亦甚宏遠。與唐制無大相異。威武監武安。隆陽保川。泰和四苑。在平涼之開城。隆德同川監。天興永康。嘉靖安勝四苑。在開城。及慶陽之安化。熙春監康樂。鳳林香泉。會寧四苑。在臨鞏二府。隴西會寧。狄道金縣。順寧監。雲驥昇平。延寧永昌四苑。在延安之保定。及慶陽之安化。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後皆罷廢。止存長樂靈武二監。又省去弼隆慶陽安邊三苑。今見牧地在開城通渭。不過環數百里。又有衛所屯田。及王府功臣草場。參雜其間。况原設

牧軍數少。臣故謂今日與唐事勢不同。然不以供京師。以供陝西各邊戰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無法。坐是頽廢。上厯宵旰之憂。臣竊謂西安鳳翔諸內郡。編戶日繁。版籍已定。固難別議。臨鞏土曠人稀。原設監苑處所。必有空閑不畊之地。宜條復者。謹當深察利害。徐議可否。具奏。臣今先徧歷兩監六苑。酌量議處。開城苑原額恩隊軍四百四人。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二百六十五人。艸場寬濶。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爲上苑。牧養萬馬。誠不爲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二百一十八人。後

因設固原州衛艸場多占城郭及撥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雖止九十四人艸場亦頗寬濶俱堪爲中苑黑水苑舊甘肅苑馬寺選撥恩隊軍一百六人艸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一百三十人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諸苑雖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四千匹清平苑二千匹黑水苑一千五百匹六苑除每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穀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今見馬堪作種

者止一千三百餘匹臣今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穀三千匹必須增置馬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穀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可計日而得矣今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則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地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甚以爲累必須收買本地馬易於牧養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值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易之以備不時之用

意正如此。但今陝西邇年以來。困於虜變。困於饑歲。困於轉輸。困於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虛。別難措處。弘治二年。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將太僕寺馬價銀一萬二千兩。發陝西收買種馬二千匹。今欲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收買種馬七千匹。前項太僕寺儲蓄。本爲濟邊之用。且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暫費而大蠲也。兩監六苑。原額養馬恩隊軍共一千二百二十人。縱使勾補完足。數亦不多。且如每軍養馬十

匹。亦不過一萬二千二百匹。若不增置牧軍。難收蕃息之效。陝西衛所。行伍空虛。征操備禦。尚且缺人。似難額外增補。况各苑天氣高寒。地土磽燥。生理素少。鮮有室屋。多居崕窰堡洞。腹裏軍人解補。隨到隨逃。不安其業。今各處多有逃亡流民。論法當問遣回籍。但盡法處之。非歿則散。而爲盜耳。若編爲養馬軍人。給撥艸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役。民無驅逐之苦。又逃民多有投在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王府招集外人。明有禁例。乞勅行查明白。勾發監苑。一體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撥草場領馬耕牧。既以增公家畜牧之人。又以杜私門招集之釁。仍照永樂間發充恩軍事例。今後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間有邊衛永遠充軍者。編發各苑牧馬。連原額及新收共三千人。以三千人牧三萬之種馬。孳息既廣。戶丁亦增。不出十年。數十萬匹之盛。不難致矣。今天下良法美意。動爲有司所遏。令出於上。而隳於下者。以爲恒患。使卿寺任非其人。臣雖罄竭駑鈍。一法立。一弊生。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亦不勝其繁瑣苛察之病矣。此卿寺之官。所以當重其選也。陝西苑馬舊設

慎選卿寺官

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四員。主簿一員。長樂靈武二監各正官一員。監副二員。錄事一員。開城苑圍長八員。安定苑六員。清平苑三員。廣寧萬安二苑各二員。正統二年。少卿嚴信奏見馬羸驢六千餘匹。頭官多事少。要乞裁減。吏兵二部議存。卿少卿主簿各一員。寺丞二員。長樂靈武各監正一員。錄事一員。開城苑圍長三員。安定苑二員。清平廣寧萬安各一員。成化間。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奏設黑水苑圍長一員。弘治二年。都御史蕭禎奏省寺丞一員。仰惟我

太宗文皇帝以神武御下。嘗深念軍國之務。用馬為急。立法定制。規模宏遠。遵而行之。馬政豈有不舉。實效豈有不著。數十年來。選用太輕。典牧之官。徒存故事。孳牧之政。名存實亡。論者不能深考。

祖宗設官之意。講求探本。救弊之術。動以官多議革。惜小費而忘大體。徇近利而昧遠圖。夫官本因事。而有設。政當因時而制宜。以陝西馬政論之。若止如近年故事。則見在已為贅員。必欲大圖修舉。則舊額似不可闕。此監苑之官。所以當復其舊也。各苑無城堡營房馬廐。苑官僦屋而居。或宿窰洞。春

復監苑之官

夏時水艸牧放。固可適其騰游之性。至於冬月山野之中。艸枯水凍。加以風雪侵凌。凍餓損傷。寧不致歿。土人以窰洞為家。謫徙之軍。隨到隨逃。廢弛之故。亦多繇此。今日所宜深慮。用畜久遠。豈可因陋就簡。又恐數年之後。馬畜蕃息。為虜人所窺。或貽前年之禍。處置馬營城堡。誠為急務。今相度地勢。於石羊溝紅崖子廟兒平及原川稠泥河石峽雙井。因諸舊營。而固原彭陽舊城。西倚高山。東瞰平川。為大城板井川。天然斬削。不煩人力。量地大小。築城濬濠。營造馬廐。立市通商。種植榆柳。春夏

牧放。秋冬還廐。非惟監苑人馬可安。遇有虜患。急入收保。西人素勇敢善鬪。挑選壯丁爲操。夫教練武藝。可壯邊城之聲息。虜知保障有地。防守有人。雖馬畜蕃盛。不敢生垂涎之意矣。但經營造作所費不貲。況今歲薄收。來年人必缺食。若有官錢雇募。趨者自倍。昔人以凶年興大役。意正如此。乞發太僕寺銀一二萬兩。通前買馬之數。共發六萬。則事事可辦。成功不難。此城堡之建。所以不當惜其費也。臣又竊見世之好議論者。見人有所舉動。輒以勞民費財爲辭。殊不知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

費者。不大彌。要在擇可勞者而勞之。不爲無益之費而已。堂堂天朝。據全陝畜牧之地。而馬政廢弛至此。各邊缺馬。動輒來京奏討。十數年間。送發馬價。多至數十萬兩。是皆百姓膏血之餘。率是以費。何有紀極。夫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及今圖之。五年之後。可以給陝西三邊之用。十年之後。可以備京師不時之需。將來所省。不知幾何。且以壯中國富強之勢。而潛消外夷輕侮窺伺之心。其所關係。良非小補。若憚勞惜費。徇流俗之浮言。襲目前之故跡。則是爲一身之謀。而非

爲國家深長久大之圖者也。十六年命一清并理茶馬鹽馬。復上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而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齋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旣納馬。而酬以茶。我體旣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無茶之

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能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託。洪武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

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皇上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簇。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尚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二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簇。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齎繳金牌。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

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惠。永爲藩籬之固矣。

孝宗皇帝留意馬政。時劉忠宣公在兵部。故楊公所奏輒行。當時規畫措置。幾能復監牧之舊矣。惜不能久於其職。未幾旋廢。是以頗采其辭焉。弘治中。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論馬政。尤病宋人戶馬之法。其說以爲宋人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也。至其中世。改以爲戶馬保甲馬之法。是牧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佑之改轅易輒。則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又謂我朝都燕冀。乃良馬所生之地也。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須

覈永樂以來。牧馬艸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墾者。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于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吳郡王文恪公嘗作罪言。其論馬政曰。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斃矣。况望于駒乎。及官歲課

隨之以刑。往往質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產者矣。有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太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爲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歿。甲曰非我也。乙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矣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

復古牧監

自晉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效。今陝西秦隴地。高寒而善水艸。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雲錦成羣之效。可坐而致矣。二公之論如此。蓋欲復古之牧監也。或者言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開墾。以爲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閒田。可置牧馬。余以爲不然。夫昔之艸場。本官牧地也。取官之地。以歸之官。而民釋養馬之負。

與其去種馬。而徵數百萬之銀。孰若收牧地。而免歲歲徵銀之苦。與其占地。而輸銀。孰與免銀。而出地。出地。拂一時之情。輸銀。有無窮之害。何論者。敢於去種馬。以變。

祖宗之法。而不敢於收牧地。以復國初之制乎。

正德元年。榮王乞霸州信安鎮莊田。本牧馬艸場。

地。戶部言。求樂間。設置艸場。牧放。成化中。近倖始

陳乞艸場為莊。以後岐壽二府相沿為業。莫之改

正。暨孝宗皇帝。留神戎務。遣官清理。特勅退還。此不以

榮王乞莊
相艸場

私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上乃諭王以

先帝意止之。馬房太監陳貴奏欲開耕艸場地。以資

修理。戶科都給事中張文言。近日錦衣衛指揮傅

聰。御馬監太監錢能。緣父兄之故。請艸場為業。既

誤聽之。於是貴陽遂有此奏。正統時提督人員。有

侵艸場地者。英宗皇帝令改正。戒再犯必殺無

赦。成化中。太監李良。都督李玉。錦衣衛指揮劉紀。各侵首藉地。

憲宗皇帝命罰俸。仍遣官覈正。經界。近年太監覃昌。陸愷。奏討香河艸場。壽府仁壽

宮。奏撥永清艸場。

孝宗皇帝令照數還官。夫莫尊於母后，莫親於皇弟。

先帝且不得而私之貴陽，聽能何人，乃敢以香火爲請，而留數百畝，以修理爲辭，而乞數千畝，是欲以一時之私情，而壞累世之成憲，將必至於草場蕩廢，乞絕其私請，令原差科道官通行覈實，辨別定界，備揭累朝禁約之旨，庶人知遵守，不敢犯上，許其修理，待工完而止。都御史楊一清奏：今復艸場地，增牧軍，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

皆就緒。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差發馬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招商買運，不煩轉輸，邊方旣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臣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遇，卽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莫若復巡茶之官，兼理爲便。

餘鹽納銀
候各邊缺
馬給發

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仰給無窮。公帑之儲有限，及命臣督理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敷，而靈州大小鹽池產鹽，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今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大小池增三四萬引，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就池召人納銀。倘遇旱澇，蠲除新課，不必膠於一定。歲歲取盈，如遇各邊缺馬，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不隳。是年一清改總制三邊兼

理馬政。上言臣職兼巡撫，尚不能專力茶馬。今爲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之。自後苑馬之政無聞焉。其後嘉靖間，尙書周用嘗上言：今代崞之間，固冀非之壤也。聞所謂樂牛山、魚兒川與滴水、崕馬、跑泉水，艸繁茂，大宜畜牧。宜選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馬寺，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閒，徵諸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爲圉人，或籍諸隘流人，以克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至於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毋缺。

武備。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荅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部。其兵老弱稱是。臣親于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大同最號重鎮。且多瘠損。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豫也。二年。御史王濟以戶馬日弊。請止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其間。兵部是其言。

議買種馬

發銀市馬

論收馬價折色

其後武金乃議賣種馬。太監李榮傳旨取馬價十五萬兩貯內承運庫。五年發銀十萬兩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又發三萬于延綏。一萬于寧夏市馬。六年發銀十五萬兩市馬。

太僕寺卿儲燿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因南方一二縣非產馬地。暫收折色。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貯積不多。各邊未嘗奏討。以後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銀。陝西屯糧是也。自此端一開。遂不可止。宣府成化二十一年。奏討銀一萬。自弘治十四年。至今

則十三萬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二萬八千餘。弘治十年，至今則十六萬五千矣。延綏成化間三萬九千，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十萬二千二百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銀三千八百八十。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餘兩，皆數倍於前。寄養馬起自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取南北

各邊奏請
馬數

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為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各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宣府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取過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取過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

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行賠償。鎮巡大臣濶略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數輒與。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該部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與。庶幾不敢妄求。而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用心調養。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有司乾沒。及至買馬

價。旣不多。安得善馬。隨買隨歿。隨歿隨討。終累朝廷。原其奏討。非全爲馬。今後邊方有缺。仍給馬以杜前弊。又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場椿頭銀。以備買馬。先年不曾給銀。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欲乞兵部差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許暫添銀馬。又各邊稱馬歿。或生灾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偷賣私借之弊。况生病亦錄於水艸之不時。馳死亦錄於作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

皇明世宗本紀 卷三十三
每年到邊巡點一次。但巡點不及大同。大同銀馬一從太僕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勅令兼管。又督理京營少卿奉有。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宜。勅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悚然俱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圖後效。又陝西各邊。因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邇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

匹。不下數十萬爾。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亦合查究。前京營住俸比較事例通行。但原無本寺官督理。乞。勅兵部另行議處。或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闔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悖。九年。太僕寺卿楊廷儀奏。國家牧馬之政。責之于民。或賦地以限其孳生。百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驕政 四
畝之租幾何。而欲其出一馬乎。或論丁以鳩其朋
合。丁口之稅幾何。而欲其買一駒乎。是以言賦于
近郊。唯牧馬之患爲最大。誅賦于有司。唯馬政之
事爲無功。蓋其勢然也。國家馬政之法。時有改
易。往者一年課駒。今則二年矣。是繇嚴而至于寬。
往者駒課皆計種。今則種有定群矣。是繇多而至
于少。夫旣至于寬。宜乎時有所息。而備用之馬。皆
出于民之自買。旣至于少。宜乎駒不失時。而種馬
所課。百無一二。蓋民業地爲己有。豈肯輸所有以
妄費。視馬爲官物。豈肯出所私以給公。若夫寄養

之弊。則又有不可言者。蓋孳牧者。買俵之害。急于
一時。安居之利。得于一年。寄養者。常計五十畝之
入。以爲經年之費。前馬纔免于官。後馬復俵而至。
是一年之內。皆養馬之日。數口之家。皆養馬之人。
馬不給軍。一家視爲贅物。馬或倒失。一家慮其倍
償。比之孳牧。其害常十之七。故往年太僕驗發馬
匹。齒有定數。無十歲以上者。尺有定則。無三尺七
寸以下者。精神臙壯。無瘦損不堪者。及至差官點
視。則皆老瘠不堪。前日所發如何。而今乃至若此。
蓋水艸不時。寧不至于多病。兌驗不得。寧不至于

齒老。是以寄養之弊。其害常十之九。

十年。太監蔣貴傳旨。取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送鎮國府買補倒死馬。左都御史彭澤言。甘肅馬缺。請開納馬例。選馬一萬匹於內廩。

十三年。發太僕寺寄養馬八十匹。給榆河驛一百匹。給薊州三河守備。時兵役漸繁。馬政益廢。不復拘五年一給之例矣。兵部尚書王瓊奏。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見在官軍萬五千餘名。有見馬四千八百餘匹。乞於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今太僕寺寄養馬數少。正德九年。山西三關。

有給銀買馬之例。宜與動支三萬兩。委官收買。及又稱。馬隊步隊官軍難通融調撥。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養。無空地可牧。官爲支給。又無民艸可供。所以往年召商買艸。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爲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有山險可據。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戰以却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合宜行都御史張檜。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不必專恃馬力。

皇明世宗金 卷三十一
嘉靖六年太僕寺卿黃懋官奏太僕職掌馬政每歲派徵備用本折付收場租余地馬價俱兵部題請備劄到寺至於調兌以應京邊之需放給以濟各邊之用亦以部劄施行議派多寡之數出入贏縮之權太僕不得與焉以兵部奉有 欽依故也今馬調兌日繁而寄養見在無幾動支日費而庫貯存積不多若不區畫樽節則將來之兌支未已防秋之豫備何措嘉靖四年奉 旨每年常有二萬匹之數不必多派以累小民此時新舊相兼頗足調用緣先年兌邊未廣又無入衛名色近於三

十年併徵之後御史徐紳題稱減免三分續爲災傷御史郭民敬總督侍郎鄭曉題減徵改折每年馬到寺有一萬三千餘匹是舊額旣不足矣三十年兵部劄付兌過京營宣大等鎮馬一萬七千九百六匹三十四年見兌宣大二鎮馬四千匹是新費且不貲矣重以畿輔連荒人戶窮困寄養倒失滋多實在有八千餘匹雖議 請市買亦不過二三千匹何補於乏夫量入爲出制用之經酌盈濟虛衰益之義今以一年所出之馬較所入之數殆將及倍舊者括陳而就竭新者躡短而日促豈

繇天降地出哉。近總督戎政鎮遠侯顧寰題缺聽征馬。兵部劄付計算京營見馬三萬七千九百八匹。今少報馬八千七百七十八匹。欲查明然後補給。隨奉劄付量給與二千匹。續該巡視京營給事中等官題兵部議覆劄開京營奏討馬匹。遵照舊例扣算。納過椿銀自三十四年爲始。每十兩給與馬一匹。不許違例多討。今前項在營之數尚多。失報之數未查。據今又行奏討。臣未知兵部將何議覆也。庫貯銀先年常有一二百萬。臣簡覈庫簿。自本年二月起至今年三月止。陸續給發借支外。見

貯僅有二十八萬餘兩。夫邊臣請馬不足。而益之以銀。別部事務不干。而名之以借。寺庫有限之銀。而應各項無窮之用。雖有神輸之術。當有時而竭也。夫在太僕寺爲典守之司。在兵部爲主持之地。使主持者無以裕其源。而節其流。則典守者之分。亦不過因人成事而已。但今馬必不敷於秋。銀必不繼于後。臣等隱憂私計。伏乞

皇上軫念馬政軍國之需。制勝安邊之本。特勅兵部從長議處。再於附近山東等處。量買補湊。或于延綏寧固入衛官軍。查照上年所兌之數。量發銀

皇明世宗 卷三十三
一半。趁今齋送領軍遊擊。令其沿途隨便收買好馬。遇有倒死原來馬匹。官軍查實補給。及至臨期不得重複討擾。事完回鎮。不得濫索騎載。宣大二鎮。目今已兌四千。不得臨秋復行奏瀆。京營歲兌。要令分別騎步官軍。查審領過年月覈實。酌量補給。至於復備用歲派之額。嚴京邊倒失之罪。寬別項年例之需。通定計處分。以紓急缺。其庫貯銀務加愛惜。樽節。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一切借支。堅爲禁止。已借之數。確爲取償。節年京營州縣拖欠之數。總督戎政。及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嚴行催徵。

至於本寺呈參虧損馬匹。逋負錢糧。官員到部。即審實據呈題。請照例究問。以示懲創。四十五年。御史顧廷對奏。國家種馬。養於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大馬。解京。給附近州縣百姓領養。內以拱衛京師。畜神武之威。外以兌給軍士。資邊防之用。臣徧歷所至地土。荒蕪者多。戶口逃亡亦衆。見在馬戶窮苦艱難。疲憊萬狀。旣無裨於國政。而又無保於民生。臣惟兵戎之大用在馬。馬之育養在民。使民受困而馬尚存。猶曰有利於國。使馬政廢而民無恙。猶曰未害於民。今馬政民生

俱困矣。竊謂欲修馬政。在盡牧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煖。水艸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縱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斃。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養。保其臙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

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爲團槽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濶空隙水艸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爲一廐。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廐餵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臙息異於前。嘉靖四十年。御史吳守題奉欽依。寄養馬戶田地拋荒。悉免養馬。止留三萬戶。今冊內除減免外。尚見存四萬戶。總計馬數。實有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匹。點驗之後。續發馬三千餘匹。求其堪以兌軍者。僅僅七千匹。餘俱老瘠瘦弱。難作實數。夫額數雖多。實數則

少備用之馬。尚不滿萬。馬之瘦損。固人戶之不用心。亦地方疲困所致。蓋民間地土所出有限。况附近京邊之地。尤稱瘠薄。邇年差賦煩重。舊規養馬田地。俱有免徵。今一槩徵派。以有限之地。而徵無限之銀。以一人之身。而應各項之役。以是而責馬之臆壯難矣。今惟減額以協衆力。各處地土止有此數。戶額多。則力分而措辦難。戶額少。則力協而支特易。與其存四萬之虛額。而無一萬之實益。孰若朋四萬戶之人力。而止養二萬匹之馬。爲有濟乎。臣請寄養人戶。以二萬五千爲額。每年養馬

以二萬爲準。多不過二三千。多餘人戶。亦照地通融。編入二萬五千戶內。相幫餵養。各州縣養馬地土。多寡不同。有五六十畝養馬一匹。有一頃以至二三頃。亦有四五頃七八頃者。蓋畝有大小。地有肥磽。固難一律。各該州縣宜分別上中下三等。以二萬五千額數。照等酌派。庶貧富不偏。苦樂適均。在上等者。非有加多之累。在中下者。實受寬恤之益。夫民力寬。則國政自舉。虛浮省。則實効自臻。各處解來大馬。每匹所費。不下四五十金。而寄養人戶。一旦領養。不肯用心。旋即倒失。乃通免究罪。

止追價銀。揆之情法。已爲寬恕。卽盡法追懲。亦復何辭。但臣巡歷州縣。人民困苦。呻吟多稱。馬價追徵之累。蓋地土荒瘠。所出有限。照地養馬。每日零星措辦。草料尚且不支。一有不幸。而馬匹倒歿。傾一戶之產。亦不能完。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良可傷也。况每年有倒失。每年有拖欠。卽本年所欠。未有追完者。而况此宿逋哉。臣謂縱使民力尚堪。隨卽追完。而剗肉補瘡。亦非

聖主所惠養元元之良策也。况又必不能完。嚴刑追併。徒以速其逃亡耳。近京之民。所係於畿輔之

元氣者何如。而可令其若此乎。臣奉

欽命督理北直隸山東河南馬政。竊思遠俵大馬。止常催解。使見在種馬。確有實數。堪以調用。所以塞曠鰥而副明命者。惟此而已。迄今巡歷點驗。已

遍見各處馬率皆羸瘠。厓隤有借賃以摭掩一時者。有抱初生小駒充數者。有稱人戶已逃。而一人摔引數匹者。有冊註空名。而人馬俱無者。臣見各處馬政之所以廢壞者。本於人心之怠玩。而民力之困弊也。地土荒瘠。人戶逃亡。馬數大多有如保定之完縣。唐縣。真定之曲陽。靈壽。行唐。兗州之沂

費郊滕嶧。或當孔道疲於奔命。或沙灘追陪。或水患漂蕩。有如河間之滄州鹽山。保定之安州慶都。順德之邢臺。濟南之霑化海豐新城。兗州之濟寧汶上。又或地廣而衝瘠相仍。或馬多而支持不給。有如保定之清苑安肅蠡縣博野。真定之定州平山。大名之開州內黃滑縣。永平之灤州。濟南之武定。皆臣所親覩而灼見者。譬如病羸之人。久肩重負。使不少加減釋。臣恐終無振起之望矣。今之議者咸曰

祖宗之制。貽謀深遠。未可輕議。是則然矣。臣以爲天下之事。與其兩累而俱敝。不若兩利而俱存。與其循名以失實。不若先實而後名。向使民力困而國政存。則本末輕重之間。尚當有辨。况民力國政。淪胥以亡。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今卽各處之馬言之。名額非不具也。而實益奚在。使卒然有敝。將何濟焉。此其不必拘者一也。民困未舒。法制槩嚴。是猶庸醫之用藥也。不究其虛實。而惟執其方劑。伍攻而肆入之。將莫知所終矣。此其不必拘者二也。計臣所歷州縣。種馬八萬八千匹。內止減九千八百餘匹。減額旣爲不多。民力自爾優裕。繇

是嚴法制以整頓之。而實用自臻矣。此其不必拘者三也。國家馬政。初年無定額。永樂始散之北直隸。宣德始給之山東。正統始分之河南。迨其遠也。或以衝煩而議蠲。或以沙瘠而告豁。如順天之昌平。真定之阜平。兗州之新泰。萊蕪。濟南之歷城。河南之延津。鈞州。豈非通變宜民。有不得不然者乎。大抵無損於大體。而有濟於實用。斯爲善耳。此其不必拘者四也。自來國家政務。與勢推移。蓋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違也。卽以馬政一事言之。給有艸場。本爲牧放。今則侵占湮沒。莫可稽查。而

馬之孳息。失其地矣。履畝收租。利歸公帑。而馬之芻牧。失其資矣。改孳駒爲額派。而徵并無寧歲矣。均糧地以養馬。而起科無遺地矣。至如物力之消耗。差役之煩重。又不知幾倍于國初矣。然則馬政之壞。謂非勢所必至。而因勢利導。不存乎其人。也耶。此其不必拘者五也。是故謂種馬爲無益。而欲盡去之者。是因噎廢食者也。非所以語於經國之遠識。謂舊額爲當存。而欲盡泥之者。是膠柱鼓瑟者也。非所以語於濟變之通才。臣所謂當先恤民力者。蓋如此。夫民力旣恤。則法制可行矣。廷對

又言年終比較。不問馬之臆息。而惟計馬之倒失。無惑乎牧政日廢。而倒失之日多也。夫有專管。則有專職。近省管馬官。正官既無暇及。差委又匪專司。今寶坻密雲順義原革之官。漸漸復除。或因地方缺官。非爲馬政。而復然委之管馬。其勢必不容已。不若仍坐職名。使有專責。又俵納之弊。有四。有解俵之弊。有收俵之弊。夫寄養備用之馬。卽孳生起俵之馬也。俵納之弊未清。而徒責望於寄養之效。胡可得也。

太常寺少卿武金奏臣考

大明會典。近邊有官

官牧民牧

牧之制。無容言矣。腹裏有民牧之制。計了養馬。歲以所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多弱下。解俵不堪。逋欠日積。馬戶逃竄。而民牧之法難行。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戶別買解用。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自今如備用已足。二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僕寺。發各邊。照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價之數。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於昔。所養無用之種馬。宜盡行變價。以備練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隸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

約有種馬一十二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既去。則養馬艸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既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似爲贅物。而倒失賠償於民稍苦。故往往奏乞議革。但前此知府熊佑奏革。而兵部執止之。都御史翁大立奏革。而兵部又執止之。至嘉靖四十五年。御史周弘祖極論不當奉革。故兵部題奉。欽依移咨都察院。劄南北印馬御史。又行禁止。屢奏革而屢奏止。以

祖制所在。軍機所係。未可輕也。

祖宗之法。久而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年來因玩弛日久。成效莫臻。而乃欲併種馬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無所措置。將不追咎於議者之爲非耶。嘗人謂戎者國之急務。使馬爲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也。可乎。是時議者方以內帑缺乏。遣使分道搜括天下逋負。因武金有賣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遽請。旨下武金原奏議之。於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重務。輕難盡革。請變賣一半而養其半。存者尚資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

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二兩。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幫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攤派。遂行之。或又以爲省種馬於民甚利。然問之民間。有種馬得自便騎乘。且隨時放牧。一歲芻牧。漸費而不自覺。今馬去而艸銀之徵併時誅責。尤非人情所樂也。蓋賣種馬者。武金之議也。隆慶二年七月。兵部以少卿董堯封言。春秋二運實在馬。止有七千餘匹。尚多老弱不堪。寄養馬止爲拱衛。京師今防秋期近。虜情叵測。該鎮奏討無涯。馬匹有數。欲覈邊鎮耗馬弊源。及

議買馬。臣以謂

借兌

祖宗舊制。寄養馬二萬餘匹。拱衛京師。其後各邊有警調用。名曰借兌。乃一時之權。臣亦嘗酌量地方緩急遠近。或與其半。或給以直。不敢徇情太濫。薊鎮去秋追虜大戰。馬多損傷。故調兌之數頗逾常額。蓋薊鎮係京師門戶。厚薊鎮卽所以護京師也。但寄養于小民。俵解每愆其期。消耗于邊鎮。裁節未定其數。稽覈無方。奏討無厭。以致歲派不敷。歲用。臣反覆思之。事無常形。數難懸定。亦惟臨時視事勢之緩急。以爲調兌之多寡而已。使邊

防無虞。少兌而不爲吝。或邊防告急。多兌而不爲濫。即今已屬秋防。各鎮調兌。頗有次第。若又發銀買馬。不惟重爲民累。抑且無濟緩急。至於欲覈邊鎮耗馬之弊。杜奏討之門。宜令秋季應俵馬匹。嚴限催督。俵解專以拱護京師。以後各鎮奏討。酌議量給。若寄養時缺乏。遇有緊急征調。照例附近州縣種馬。湊補移文各鎮。各營馬愛惜餽養。倘遇缺乏。督撫官卽以椿朋餘地銀買補。不得仍前一槩奏討寄養。少卿每年二次閱驗馬臚。釐革弊弊。如派明年馬。仍多派本色。務足二萬之數。足以

壯京師拱護之威。備邊鎮緊急之兌矣。堯封又奏邊關馬每年終巡視。今歲所覈之數。卽明歲所補之數。故各邊不得濫討。而馬自有餘。頻年以來。廢弛日甚。有一年僅報一次。有終年全不相聞。卽官守職名。不知爲誰。而况欲以馬責之乎。以故任意濫討。無憑稽查。今年各處解馬一萬有奇。發過各邊一萬二千有奇。是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之用。邊境有事。軍情緊急。需馬數多。何以支之。乞勅邊鎮將領官。將見馬不時申報。聽臣遵照。勅年終逐一點視。如有違玩不遵者。重加叅究。而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鎮地方如宣大各城堡及永平山海勢處孤懸道里迢遠少卿所以久輟其行者意在於此今各邊巡按巡關御史皆有兵馬之責若使就彼點視不惟事體頗便抑於法令易行於馬頗有裨益二年太僕寺少卿李際春鍾沂奏近奉恩詔凡係倒失馬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盡行蠲免謂倒失出於追賠特從而宥之惠至渥也惟變賣馬從嘉靖三十年以後咸徵之蓋謂變賣者得價例該輸官故不在蠲免之數然臣謂錢糧凡小民拖欠盡行蠲免馬價亦錢糧也况既行變賣必是老病不堪

得蠲免變賣馬價馬
 戶始沽實惠

亦有准令變賣隨即倒歿者矣且嘉靖三十五年經至一十四年其間逃絕歿亡甚多不過累及里甲與隣戶代納而已根連枝及控訴無門使有司徒有追喚之擾傷撫字之心窮年催徵十不完一乞照倒失事例寄養變賣馬價從嘉靖三十五年一起至四十三年止拖欠者通行蠲免自四十四年以後嚴行輸納則百姓受惠矣
 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議徵草料銀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於勞費其徵草料所甘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為幫貼力若稍

三十二 關政

寬勞費尚同。况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追比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別增一樣科派。別增一番剝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之納反加多。是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曩皆徵以十兩。賸充亦云甚苦。而復益之以艸料。又將何所措乎。乞將加徵草料銀。乘今未派。悉與蠲除。然種馬之養。

祖制所以裕軍機也。種馬之賣。新議所以助國用也。國用旣以暫紓。軍機亦宜熟計。臣願

陛下躬行節儉。裁省糜費。隆慶二年以後。種馬折色。寄養倒失馬價銀。存留太僕。不許借支。積之旣久。或以備經略召買之用。或以復

祖宗立法之舊。兵部議若盡蠲艸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旣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儻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艸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

六季以終三

以效亦未豐故民無有登此

意謂雖無財以養民日而漸

脈宗立書之書其時

效以謝野細百買之用

者發固大調測驗其留

望可據行前劍楚皆

費劉劉二季以終

